

于志国查到火种的秘密就藏在儿歌里 ⑪

热门影视



王吉 著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“板凳”是上海滩一个杂耍班小人物，心无信仰，胸无热血。板凳的大师兄常墩子身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惨遭敌人杀害。临终前，常墩子将一个流浪儿红儿托付给板凳，板凳便由此踏上了“九死一生”的险途。坚守对大师兄承诺的板凳在危难中宁可坐大牢也要守护红儿。狱中，真正的共产党人临危不惧、临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感染了板凳，他渐渐变得不再被动地逃亡，而是决定主动反击。最终板凳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。

[上期回顾]

红儿通过假死终于回到唐雪梅的怀抱，上级让唐雪梅带红儿去和苏君豪会合。李清风得知后醋意大发，和唐雪梅大吵一架。

“如果我帮你找回了真的长命锁，找到了‘火种’，你能留下吗？”李清风的语气带上乞求。唐雪梅摇摇头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又被李清风一把拉住。李清风红着眼盯着她，“你会毁了我的……”唐雪梅被他看得有些害怕，“什么？”“我去找长命锁！找‘火种’！我要你留下！”李清风突然跑出门去。

苏君豪来接唐雪梅和红儿，但路上发现红儿不见了，并且出现了大量跟踪的特务，苏君豪被按在地上。特务们给苏君豪戴上铐，押进车中，却始终无视唐雪梅的存在。苏君豪则始终疑惑而悲愤地望着唐雪梅。唐雪梅呆若木鸡地愣在原地，半晌才回过神来。她的周围已无敌人，只剩下牺牲的同志……她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她会被独自留在这里……

红儿其实去找板凳了，她舍不得板凳。板凳见到红儿，非常意外，让她赶紧回到父母身边。红儿摇摇头，板凳气得举手就要打红儿的屁股，红儿不躲不闪，只是怔怔地望着板凳。板凳见状垂下手，闷闷地来到床边坐下。红儿赶快坐到板凳面前，低着头承认，“红儿舍不得爸爸，不想跟爸爸分开，怕再也看不到爸爸……爸爸，你骂红儿吧，打红儿吧，别一个人闷气，别不理红儿……”板凳心痛不已，轻轻地抱住红儿，良久才算了，“爸爸也舍不得红儿，但是……算了，咱们在这儿等你妈，她肯定会回来找你！”

次日一早，报纸上面用黑体字印着醒目的标题——女共党唐雪梅变节自首！这时唐雪梅已经找到板凳和红儿。板凳不相信唐雪梅会变节，于是找了个小木屋把她和红儿藏了起来。

唐雪梅得知苏君豪死了，并且事前还在怀疑是她变节引来了特务。唐雪梅知道后想自杀，就在匕首即将扎

进胸口的瞬间，一只手握住了她的手腕。唐雪梅见是板凳，扑上去就抢，脸上却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她立即呆住了。板凳情急之下打了唐雪梅一巴掌，立刻觉得不妥，结结巴巴地想要道歉，“我……不是故意的……对不起……”“我不想生不如死地活着！把匕首给我！”唐雪梅怒道。“那就好，好好活。”板凳说。

“我做不到！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害死了君豪，我的头上顶着叛徒的罪名，心里的无望和痛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！”板凳静静地听着唐雪梅的发泄，待她说完才开口，“你说那么多，无非就是一个意思，你受不得委屈，想死，对吧？”唐雪梅摇摇头，“你不懂。是……是除了死，我别无选择！”

“我懂！我当然懂！”板凳凶巴巴地瞪着她，“你想想那会儿，你们是不是把我当成了青帮流氓？当成了杀人凶手？那份委屈，不比你现在受得轻吧？凭啥我这个老百姓能受，你这个共产党员就不能受？死多容易啊！两眼一闭，两腿一伸就去了！尤其像我这样的人，死就死，谁会管我冤不冤？所以我跟自己说啊，板凳，你贱命一条，受点委屈罢了，一点委屈死不了人，真为了别人的有眼无珠去死，那才不值得呢，谁也不会心疼你。你就得好好活着，让那些冤枉你的人看着你就不能痛快！我是这么扛过来的，今天也这么劝你，有时候吧，你别把自己看得太好，心里就会舒坦些。”

唐雪梅闻言一愣，无措地坐下，“可是……我能怎么办呢……我能怎么办！我不想就这么苟且偷生……”“不是苟且偷生，你得找回‘火种’，证明你的清白啊！你自己说的，‘火种’不灭，浩气长存，不记得了吗？”唐雪梅闻言猛抬头，望着板凳，若有所思，“没错……‘火种’不灭，浩气长存……”她难以置信地望着板凳，半

晌，才无比感慨地叹了口气，“我参加革命快十年了，自以为懂得了很多，以为不怕输、不怕死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了……直到刚刚那一瞬间，我发现原来你比我更纯粹。没有输赢之心，也没有斤斤计较，你只想好好活着，为每一天去努力、去奋斗，这才是革命的道理啊，板凳，是你教会了我！”

板凳不知道到哪里寻找“火种”。唐雪梅告诉板凳，红儿曾经告诉她，常墩子生前曾经教她背过一首儿歌，儿歌的内容是：“小桥流水哗啦啦，小树弯腰笑哈哈，小鸟饿了回到家，小兔哭了想妈妈！”唐雪梅感觉儿歌就和“火种”有关，里面藏着一个地址，找到那儿就能找到“火种”。因为她的身份不方便去找，于是就让板凳帮忙去找。

整个上海滩有多少小桥流水，板凳无从得知，也不可能一处处去找。板凳来到杂耍班，找到小芸，小芸得知他还跟共产党有来往，气急了就说要去告密。板凳也生气了，说你想告就去告吧，小芸自知话说得有点重了，就赶紧说，“我只把你当亲哥哥！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，你喂我吃饭，哄我睡觉，带我玩耍……有一回，你替我上树掏鸟蛋……”

“掏鸟蛋！”板凳霎时灵光一闪，“我想起来了，那鸟窝不在桃树上！在旁边的大树上！是不是？那个地方靠近龙华寺！有一条小河，河上有小桥……对吗？！”“没错！”小芸高兴地笑起来，“你想起来就好，咱俩从小到大，一直那么要好，比亲兄妹还亲！你就不能为我着想吗？”板凳用力点点头，“我要走了！”说罢，他挣脱小芸，急促地冲出家门。

板凳一溜烟跑到了龙华寺，环顾四下，霎时眼睛一亮，喜出望外。这里的景物和儿歌几乎一一对应，除了“小兔哭了想妈妈”的小兔找不到，

“小兔呢？在哪儿呀？”

特务发现了小木屋，找到了唐雪梅和红儿，唐雪梅逃脱，红儿却被抓。红儿被单独关在牢房里，身上的伤口隐隐作痛，她感觉十分害怕。这时李清风进来，他把红儿救了出去，并把红儿带到一处幽静的小楼，说，“不用怕了。这是地下党的联络点，很安全。”红儿四下张望着，“爸爸和妈妈呢？”李清风告诉她唐雪梅和她的两个爸爸都死了。这时，孙姨拎着热水瓶进来。李清风趁机岔开话题，“哦……红儿，她是孙姨，也是你妈妈的同志，以后就由她来照顾你的生活。”接着于志国也出现了，笑容和蔼地迎向红儿。

“你是谁？”红儿警惕地看着他。“我姓郭，你爸爸妈妈的同志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”红儿一听到“爸爸妈妈”几个字，痛苦的记忆便涌上了脑海，“他们说……爸爸妈妈牺牲了……是真的吗……”于志国沉痛地点点头，“他们在牺牲前把你托付给了我。从今后，我会把你当做亲生女儿来疼爱，相信叔叔，好吗？”

红儿怔怔地望着于志国，突然放声大哭，“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丢下红儿……”于志国见状，赶紧搂住了红儿。二人把红儿抱到床上，于志国为她擦干净伤口，抹上伤药。红儿咬牙忍着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为了转移对疼痛的注意，她想到一个好办法，那就是背儿歌。“小桥流水哗啦啦，小树弯腰笑哈哈，小鸟饿了回到家，小兔哭了想妈妈……”

于志国听到后马上问这首儿歌是谁教的，红儿告诉他常叔叔，也就是常墩子。于志国连夜回到办公室，打电话给“赤狐”——那个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官员，把儿歌念给他听。“赤狐”告诉他，凭他的经验判断，这首儿歌的字里行间，暗示了火种隐藏的地点。

周镐被保密局抓走，谷彦生设法营救 ⑧

还原历史



孙月红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随着电视剧《潜伏》的播出，作为余则成原型之一的周镐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。1949年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，周镐带领警卫员谷彦生等一行，到蚌埠去策反国民党刘汝明部队。周镐预感到此行有危险，便将谷彦生留了下来。谷彦生遵奉周镐嘱托，细心照顾周镐的夫人吴雪亚和儿子，后来才知道周镐牺牲了。

因缘际会，本书作者认识了吴雪亚，通过采访和整理，为后人打捞出这份不能忘却的“生死记忆”。

[上期回顾]

徐楚光告诉周镐国民党内有另一位潜伏者——谢庆云，让他们接头。周镐很快找到谢庆云，两人很快用暗语接上了头。

11月上旬，徐楚光秘密到达上海，在南京饭店705号房间，召集南京上海一带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开会布置任务。刘蕴章等也奉召来到上海接受徐楚光的工作安排。事后，刘蕴章未回南京，而是找了个借口留在上海，监视徐楚光的活动，徐楚光毫无察觉。周镐单独与徐楚光研究并拟定自己的工作计划：请华中分局拨款活动经费1000万元（或食盐1000担）；请以陈楚光的名义委任周镐为京沪人民自卫军司令；周镐的活动区域为南京、上海、徐州、安庆等地。并约定，本月28日去宿迁会见孙良诚。

这个计划很快被刘蕴章得知，他一回到南京就密报了保密局。刘蕴章是徐楚光的十兄弟之一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伪装进步，跑到解放区要求参加革命工作。党组织委任他为三工委京镇特派员，后被捕叛变秘密投靠了保密局，毛人凤委任刘蕴章为保密局南京站上校特派员，并指使刘打入三工委做内线。保密局对第三工作委员会立案侦查，直接由二处正副处长叶翔之、黄逸公专门负责，叶翔之指使刘蕴章伺机对徐楚光进行反策反活动，追捕徐楚光等人，密令六处对周镐进行秘密监视。

周镐不知隐情，回到南京后立即投入了工作，开始酝酿对孙良诚的策反工作。可是此时，周镐的一举一动均在保密局的监视之下。

1946年11月28日，南京风雪连天。周镐清晨起床时已是大雪封门，本来准备上午去宿迁，开始对孙良诚进行策反工作，还约好了谢庆云同往。不料这天因大雪封路，火车不通，周镐等没能成行。上午10时，周镐透过窗玻璃焦急地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，突然有五六个人出现在雪地上，正朝着自家的房子走来。周镐觉得奇怪，什么人在这漫天飞雪的天气里还找我何事？再仔细一看，走在前

面的是保密局的特务曹文寿。周镐如见到乌鸦一样顿感不妙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吴雪亚打开门，曹文寿带着五六个特务站在了门口。此时，周镐也下楼了，曹文寿向周镐拱手，冷冰冰地说：治平兄，毛先生请你回局谈话，有要事相商，请治平兄随小弟走一遭吧。

周镐已经预感到了他们的事有可能东窗事发，但表面上仍然神情自若。他镇定地说：好吧，我即刻就走，请曹兄略等几分钟，我去取件大衣。周镐上楼，吴雪亚也跟着上了楼，周镐紧紧握住吴雪亚的手，悄声说：让谷彦生去通知三工委的同志立即离开此地，你在家看好孩子，我会回来的。说着拿了件大衣下楼去了。

谷彦生回忆：那次特务还算客气，没有立即搜查房间，如果搜查，那就很危险了，因为徐楚光带来的许多进步书籍就在楼上。特务走后，我们赶紧把书烧掉了。

谷彦生立即去通知三工委的人员，并恳请三工委设法通知徐楚光营救周镐。徐楚光很快得到这一信息，迅速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转移。

这边，周镐一边硬着头皮跟着特务们前往保密局，一边反复猜想着可能发生的事，毛人凤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？但是，车子并没有开往保密局，而是直奔宁海路，快到19号时，周镐已经知道他的去处了——保密局看守所。当然，毛人凤也没召见他。周镐被捕了。

周镐被单独关在一间囚室里，前两天没人找他谈话。他一边焦虑地等待，一边在盘算着对付特务的计谋。12年的军统生涯，使他熟悉特务机关那一整套的伎俩：哄、骗、压、诈、逼等审讯方式。他知道，心理素质要好，要主动出击，强劲反攻，再加上以毒攻毒，一定能挫败特务。

审讯一开始，周镐就以攻为守，不

容对方说话，他就很气愤地面对审讯他的同事说：我是堂堂的本局少将，一向忠于党国，抗战期间我置生命于不顾，潜伏于日伪魔窟，出入死为党国效劳，深受蒋委员长、戴局长的赏识，你们居然说我通共？你们是何居心？接着他以军统老前辈的口气开始训斥：你们在军统也混了这么多年，居然会听信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，共产党会信任像我们这样的人吗？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们也太没脑子了。

特务们被周镐说得愣住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似乎觉得周镐说得有些道理。一个小特务低声地问：那人与徐楚光是什么关系？这时，周镐已不再发火了，而是慢条斯理地说：我和他是湖北同乡，又是黄埔同学。抗战期间，我在南京任本局潜伏站站长时，交际宽泛，他是汪伪军政治部的上校科长，自然相识，我俩时有交往，至于他是什么身份，我哪里知道？

另一个特务又问：那你在上海与徐楚光密谋什么？我们连地点都知道。这次周镐笑了：我们在上海是偶然相遇，他告诉我住在南京饭店705房间，我们多年未见，他乡遇故知，谈得很投机，遂同住一宿，如此而已。特务们无语了。保密局六处根据刘蕴章的密报，进行了多方调查，找不到另外任何一个旁证。于是周镐一案无法深入下去了，无奈只得将案子退还给报案的二处。二处叫来了刘蕴章，让他去找佐证。前文已经说到徐楚光把一切线索全都切断了，刘蕴章找不到一个作证的的人。保密局二处要他说明经过事实，他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说的与周镐讲的差不多。因此，周镐一案就拖了下来，无法结案。

吴雪亚见周镐的案子没进展，就将悄悄回到南京打探消息的谷彦生留了下来，作为吴雪亚的表弟，被吴雪亚差遣去看看守所给周镐送饭送菜

送衣服。

谷彦生回忆：第一次去看守所送饭时，没有见着周将军，看守所答应转送饭菜给周将军。我在看守所的院子里站立几分钟就被特务“请”了出来。第二次终于看到了周将军。

谷彦生第二次去看守所送饭菜、衣服时，顺手将自己积攒的一沓钞票塞给了特务，轻声说：请你多多照顾我表姐夫。特务将钱紧紧握在手中说：你就在院子里站着，不能说话。特务上楼后不久，周镐出来了，站在阳台上，朝楼下看。谷彦生抬头看着周镐，泪水一下子就溢了出来。隔着泪水，谷彦生模模糊糊地看到周镐消瘦了，头发长了，胡子长了，憔悴不堪。谷彦生刚想说话，周镐朝他摇摇头。后来，特务走过来递给谷彦生一包周镐换下来的衣裤，说：赶紧走吧，如果给头看见了，下次就不方便了。谷彦生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周镐。

回到家里，谷彦生把周镐的衣服检查了一遍，发现裤子口袋里有一张小纸条，是周镐让他们去夫子庙瞻园路找王鹤皋。王鹤皋是负责审判周镐的法官，也是周镐的好朋友，吴雪亚、谷彦生找到王法官，把他请了出来吃了一顿饭，又送了些钱物。

几天后，案子就移交给了王鹤皋办理，加上周镐好友、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等人的担保，毛人凤也就顺水推舟，送个人情，遂于1947年1月20日亲笔批示：周镐案请沈处长提前终结，如无重大罪过，应予从轻议处，因其抗战时曾潜伏伪方工作，系一冒险犯难之同志也。

1月21日是农历除夕，周镐在这一天上午被释放。谷彦生外出打听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第一时间跑回去告诉了吴雪亚，两人欣喜若狂。这天上午，吴雪亚、谷彦生带着孩子赶到监狱门口迎接周镐，周镐一家终于在新年前一天的大年三十团聚了。